

劇

說

中文出版社印行



S

012993

I207.37
836(2)-2

劇 說

中文出版社印行

石青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

S9008299

劇 說

1969年9月1日發行

印行者 株式會社 中文出版社

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吉田本町29-4

 替京都 14100

電話(075) 771-4341

劇說卷一

江都焦循

乾隆壬子冬月。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。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。引輯詳博。而無次序。嘉慶乙丑。養病家居。經史苦不能讀。因取前帙。參以舊聞。凡論宮調音律者。不錄。名之以劇說云。穀雨日記。

樂記云。新樂進俯退俯。姦聲以濫。溺而不止。及優侏儒。優雜子女。不知父子。樂終不可以語。不可以道古。注云。優。獼猴也。言舞者如獼猴戲也。亂男女之尊卑。優或爲優。疏云。漢書擅長卿爲獼猴舞。是狀如獼猴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。慶氏以其甲環公宮。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。慶氏之馬善驚。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。且觀優至于魚里。正義云。優者戲名也。史游急就篇云。倡優俳笑。是優俳一物而二名。今之散樂戲爲可笑之語。而令人笑是也。史記滑稽列傳。優孟者。故楚之樂人也。爲孫叔敖衣冠。抵掌談語。歲餘像孫叔敖。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。莊王置酒。優孟前爲壽。莊王大驚。以爲孫叔敖復生也。欲以爲相。又優旃者。秦倡侏儒也。善爲笑言。然合于大道。然則優之爲技也。善肖人之形容。動人之歡笑。與今無異耳。

樂府雜錄云。開元中。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。始自漢館陶令石耽。耽有賊犯。和帝惜其才。免罪。每宴樂。卽令衣白夾衫。命優伶戲弄辱之。經年乃放。後爲參軍。誤也。

教坊記云。凡欲出戲。所司先進曲名。上以墨點者卽舞。不點者卽否。謂之進點。按今演戲。伶人呈戲目于

尊客以墨選之曰點戲仍古之遺稱。

教坊記又云。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。性膽勇而貌婦人。自嫌不足以威敵。乃刻木爲假面。臨陣著之。因爲此戲。亦入歌曲。按今淨稱大面。其以粉墨丹黃塗于面。以代刻木。而有是稱耶。然戲中亦間用假面。輟耕錄云。唐有傳奇。宋有戲曲。唱詞說金有院本。雜劇其實一也。國朝院本。雜劇始釐爲二。院本則五人。一曰副淨。古謂之參軍。一曰副末。古謂之蒼鶻。鶻能擊禽鳥。末可打副淨。故云。一曰引戲。一曰末泥。一曰孤裝。又謂之五花爨弄。或曰。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。衣裝襍履巾裹。傅粉墨。舉動如此。使優人效之以爲戲。又有餞段。亦院本之意。但差簡耳。取其如火。餞易明而易滅也。其間副淨有散說。有道念。有筋斗。有科汛。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。鼎新編輯。魏長于念誦。武長于筋斗。劉長于科汛。至今樂人宗之名義考云。今角戲有生旦淨丑之名。嘗求其義而不得。偶思樂記注如獼猴之說。乃知生狴也。猩猩也。山海經猩猩人面豕聲。似小兒啼。旦狴也。獼狴也。莊子狻猊狴以爲雌。淨狴也。廣韻似豹一角五尾。又云似狐有翼丑狴也。廣韻犬性驕。又狐狸等獸迹。謂俳優之人如四獸也。所謂獼狴子女也。末猶末厥之。未外猶員外之外。猥談云。生淨丑末等名。有謂反其事而稱。又或託之唐莊宗。皆謬也。此本金元閨閣談吐。所謂鶻伶聲嗽。今所謂市語也。生卽男子。旦曰妝旦色。淨曰淨兒。末曰末泥。孤乃官人。卽其土音。何義理之有。南戲出于宣和以後。南渡時謂之温州雜劇。後漸轉爲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。道德錄云。元人院本。打者一副淨。一副末。一引戲。一末泥。一孤裝。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。或云反語。生爲熟。丑爲好。旦爲夜。貼爲幫。淨爲鬧。末爲始。可也。若外爲內。則牽強矣。

莊嶽委談云。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。無往而非戲文也。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。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。反是而求其當焉。非戲也。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。婦宜夜而命以旦也。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。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。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。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。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。荆釵之詭而夫也。香囊之詭而弟也。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。近爲傳奇者。若良史焉。古意微矣。古無外與丑。丑卽副淨。外卽副末也。又云。今優伶輩呼子弟。大率八人爲朋。生旦淨丑副。亦如之。元院本止五人。故有五花之目。一曰副淨。古之參軍也。一曰副末。又名蒼鶻。可擊羣鳥。猶副末可打副淨。一曰末泥。一曰孤裝。而無所謂生旦者。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。元雜劇旦有數色。所謂裝旦。卽正旦也。小旦。卽今副旦也。以墨點破其面。謂之花旦。今惟淨丑爲之。

樂府雜錄云。蘇中郎。後周士人。蘇肥嗜酒落魄。自號中郎。每有歌場。輒入獨舞。今爲戲者。著緋戴帽面正赤。蓋狀其醉也。

復齋漫錄云。張景交通曹人趙諫。斥爲房州參軍。累爲屋壁記。略曰。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。無職守。悉以曠官敗守。違戾政教者爲之。凡朔望饗宴使與焉。人一見之。必指曰。此參軍也。當爲其罪矣。至于倡優爲戲。亦假爲之。以資玩笑。况眞爲者乎。

穀城山房筆塵云。優人爲優。以一人幘頭衣綠。謂之參軍。以一人鬚角敝衣如僮僕狀。謂之蒼鶻。參軍之法。至宋猶然。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。第不知其節奏耳。

近峯聞略云。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。

雲麓漫抄云。近日優人作雜班。似雜劇而簡略。金官制有文班。武班。若醫卜。娼優。謂之雜班。每宴集。伶人進曰。雜班上。故流傳至此。

應菴隨錄云。古之優人。于御前嘲笑。不但不避貴戚大臣。雖天子后妃。亦無所諱。在唐中宗時。內宴唱回波詞是也。

媛姝由筆云。有白有唱者。名雜劇。用弦索者。名套數。扮演戲文。跳而不唱。名院本。國初事蹟云。洪武時。令樂人張良才說評話。良才因做場。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。貼市門柱上。有近侍言之。太祖曰。賤人小輩。不宜寵用。令小先鋒張煥。縛投于水。

莊嶽委談云。古教坊有雜劇。而無戲文者。每公家開宴。則百樂具陳。兩京六代。不可備知。唐宋小說。如樂府雜錄。教坊記。東京夢華錄。武林舊事。等編錄。頗詳。唐制。自歌人之外。特重舞隊。歌舞之外。又有精樂器者。若琵琶。羯鼓之屬。此外俳優雜劇。不過以供一笑。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。非雅士所留意也。宋世亦然。南渡稍見淨丑之目。其用無以大異。前朝浸淫勝國。崔蔡二傳奇迭出。才情既富。節奏彌工。演習梨園。幾半天下。雖有衆樂。無暇雜陳矣。

紫桃軒雜綴云。張鉉字功甫。循王之孫。豪侈而有清尚。嘗來吾郡海鹽。作園亭自恣。令歌兒衍曲。務爲新聲。所謂海鹽腔也。菽園雜記云。嘉興之海鹽。紹興之餘姚。寧波之慈谿。台州之黃巖。温州之永嘉。皆有習爲倡優者。名曰戲文子弟。

宋史新編云。理宗在位久。董宋臣。盧允升。作夫容閣。蘭香亭。宮中進倡優傀儡。以奉帝遊宴。

宋史樂志云。女弟子隊六。曰採蓮隊。衣紅羅。生色綽子。繫裙。戴雲鬢髻。乘彩船。執蓮花。

塵史云。衣冠之制。上下混一。嘗聞杜祁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。少爲差別。後韓康公又議改制。如人吏公

袍。倍加浚俗。所謂黃義欄者是也。幞頭合帶牛耳者。今之優人多爲此服。

霏雪錄云。宋高宗時。饗人淪餛飩不熟。下大理寺。優人扮兩士人相貌。各問其年。一曰。甲子生。一曰。丙子

生。優人曰。此二人皆合下大理。高宗問故。對曰。餛飩餅子皆生。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。上大笑。赦原饗

人。

四朝聞見錄云。韓用兵旣敗。須髻皆白。莫知所爲。伶優因上賜宴。設樊遲。樊噲。旁一人曰。樊惱。問樊遲。誰

與。取名。對以孔子所取。又揖問樊噲曰。爾誰取。曰。漢高所命。又揖樊惱曰。誰名汝。對曰。樊惱自取。

說圖識餘云。一伶人作不識字官。稱難做。吏曰。官不過判耳。每判日。當先書案上。但依畫判之。從一日至

三日。皆依畫判去。至四日不能。至五六日。擲筆下走曰。做不成。一日難似一日矣。

陸務觀云。嘗記先人說紅鞋飾帶。始唐莊宗施之優人。

癸辛雜志云。嘗聞梨園舊樂工云。凡大燕集。樂初作。必先奏引子。如大石調引子。則自始至終。凡絲竹歌

舞。皆爲大石調。直至別奏引子。方隨以改爲耳。又云。凡燕集初作。或用上字。或用工字。然必須衆樂皆

然。是謂諧和。或有一時煞尾。參差不齊。則謂之不和。必有口舌不樂等事。前後驗之。無不然者。以此推

之。則樂之關乎治亂。爲不誣矣。

齊東野語云。女冠吳知古用事。內宴演參軍。教坊輩請簽文書。參軍怒曰。我方聽臚栗。

都城紀勝云。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。名曰艷段。次做雜劇。或添二人。名曰裝孤老。凡影戲。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。後用裝色裝皮爲之。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。大抵真假相半。公忠者雕以正貌。奸邪者與之醜貌。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戲也。

輟耕錄云。稗官廢而傳奇作。傳奇作而戲曲繼。金季國初。樂府猶宋詞之流。傳奇猶宋戲曲之變。世謂之雜劇。金章宗時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。世代未遠。尙罕有人能解之者。况金雜劇中曲詞之冗乎。

筆塵云。杜佑曰。窟儡子。亦曰傀儡子。本喪雅也。漢末始用之于嘉會。北齊高緯尤好之。今俗懸絲而戲。謂之偶人。亦傀儡之屬也。又有以手持其末。出之幃帳之上。則正謂之窟儡子矣。又云。漢有魚龍百戲。齊梁以來。謂之散樂。樂有舞盤伎。舞輪伎。長躡伎。跳劍伎。吞劍伎。擲倒伎。今教坊百戲。大率有之。惟擲倒不知何法。疑卽翻金斗。翻金斗字義。起于趙簡子之殺中山王。以頭委地。而翻身跳過。謂之金斗。按今之演劇者。以頭委地。用手代足。憑虛而行。或縱或跳。旋起旋側。其捷如猿。其疾如鳥。令見者目炫心驚。蓋卽古人擲倒伎也。

樂郊私語云。海鹽州少年多善樂府。其傳多出于澈川楊氏。當康惠公存時。節俠風流。善音律。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。雲石翩翩公子。無論所制樂府散套。駿逸爲當行之冠。卽歌聲高。上徹雲漢。而康惠獨得其傳。今雜戲中有豫讓吞炭。霍光鬼諫。敬德不伏老。皆康惠自製。第去其著作姓名。水東日記云。今書坊相傳。射利之徒。僞爲小說雜書。南人喜談。如漢小王光武。楊六使文廣。北人喜談。如繼母。大賢等事甚多。農工商販。抄寫繪畫。家畜而人有之。痴騷女婦。尤所酷好。好事者因目爲女通鑑。

甚者呂文穆、王龜齡諸名賢，百態誣衊，作爲戲劇，以爲佐酒樂客之具。士大夫不以爲非，亦相率而推波助瀾，遂汎濫而莫之救。

谿山餘話云：歌詞代各不同，而聲亦易亡。元人變爲曲子，今世踵襲，大抵分爲二調，曰南曲，曰北曲。胡致堂所謂綺羅香澤之態，綢繆宛轉之度，正今日之南詞也。登高望遠，舉首高歌，而逸懷浩氣，超乎塵垢之表者，近于今日之北詞也。

彙苑詳注云：曲者詞之變，金元所用北樂，緩急之間，詞不能按，乃更爲新聲以媚之，而諸君如貫酸齋、馬東籬輩，咸富有才情，兼善音律，遂擅一代之長。但大江以北，漸染北語，時時採入，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。東南之士，未盡顧曲之周郎，蓬掖之間，又稀辨擷之王應，稍稍復變新體，號爲南曲。高拭則誠，遂掩前後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，南主清峭柔遠，雖本才華，務諧音律，譬之同一師承，頓漸分教，俱爲國臣文武異科。今談曲者，往往合而舉之，良可笑也。

嘉隆間，松江何元朗畜家僮習唱，一時優伶俱避舍，然所唱俱北詞，尙得蒜酪遺風。何又教女鬟數人，俱善北曲，爲南教坊，頓仁所賞，頓隨武宗入京，盡傳北方遺音，獨步東南。暮年流落，無復知其伎者。其論曲謂南曲簫管，謂之唱調，不入弦索，不可入譜。沈吏部南九宮譜盛行，而北九宮反無人問。頓老又云：弦索九宮，或用滾弦，或用花和大和鈔弦，皆有定則。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，且笛管稍長短，其聲便可就板。弦索若多一彈，少一彈，卽呆板矣。吳下以三弦合南曲，而又以簫管叶之。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簫衣也。簫管可入北詞，而弦索不入南詞，蓋南曲不伏弦節奏也。北詞中亦有不叶弦索者，如鄭德輝

王實甫間亦不免。元人多嫺北調，而不及南音。成弘間，沈青門、陳大聲輩，南詞宗匠，同時康對山、王濬陂俱以北擅場。王初學填詞，先延名師學唱三年，而後出手。章邱李太常中麓亦以填詞名，與康、王交，而不嫺度曲。如所作寶劍記，生硬不諧，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，自以中原音韻叶之，以致見誚吳儂。同時惟馮海樵差爲當行。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梁伯龍、張伯起輩，縱有才情，俱非本色矣。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，云是元人高則誠，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翁聯句也。陳名鐸號秋碧，大聲其字也。金陵人官指揮使，節錄蝸亭雜訂。

客座贅語云：萬歷以前，公侯與縉紳及富家，凡有燕會小集，多用散樂，或三四人，或多人，唱大套北曲。若大席，則用教坊打院本，乃北曲大四套者，中間錯以撮墊圈、觀音舞，或百丈旗，或跳墜子，後乃變而盡用南唱。歌者止用一小拍板，或以扇子代之。間有用鼓板者，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，益爲悽慘。聽者殆欲墮淚。大會則用南戲，其始止二腔，較海鹽更爲清柔而婉折也。

真珠船云：元曲如中原音韻、陽春白雪、太平樂府、天機餘錦等集，范張雞黍、王粲登樓、三氣張飛、趙禮讓肥、單刀會、敬德不伏老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，率音調悠揚，氣魄雄壯，後有作者，鮮與爲京。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，中州人多不得爲之，每沈抑下僚，志不得伸，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，宮大用鈞台山長，鄭德輝杭州路吏，張小山首領官，其他屈在簿書，老于布素者，尙多有之。于是以其有用之才，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，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，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。又云：古之四方皆有音，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，如伊州、涼州、甘州、渭州，本是西音，今並爲北曲，由是

觀之則繁縷衢歌、卿雲、南風、白雲、黃澤之類。詩之篇什、漢之樂府、下逮關、鄭、白、馬之撰、雖詞有雅、鄭、並北音也。若南音則孺子、接輿、越人、紫玉、吳歆、楚艷、以及今之戲文、皆是。然三百篇無南音、周南、召南皆北方也。

警心錄云：陳淳祖爲賈似道之客，守正爲諸客所疾，內人亦惡之。一日，諸姬爭寵，密竊一姬鞋，藏淳祖牀下。意欲並中二人，賈入齋見之，心疑，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。淳祖不答，繼以大怒。賈乃知其無他，遂勘諸姬得其情，由是極契淳祖。後遂有知南安軍之命，金元院本演其事。

楊用修云：漢郊社志，優人爲假飾伎女，蓋後世裝旦之始也。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，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，未有歌曲耳。

西河詩話云：明玉照宮承應，有御前王留子雜劇。王留子見元曲，或云：天啓六年，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，綽號王瘤子，善抹臉談諧，如舊時優伶。留子卽瘤子。

丹邱先生論曲云：雜劇有正末、副末、狽、狐、靚、狽、捷、譏、引戲、九色之名。正末者，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。俗謂之末泥。副末執磕瓜以扑靚，卽古所謂蒼鶻是也。當場之伎曰狽、狽、狽、狽之雌者也。其性好淫。今俗譌爲旦。狐，當場裝官者也。今俗譌爲孤。靚，傅粉墨，戲笑供諂者也。粉白黛綠，古稱靚妝，故謂之妝靚色。今俗譌爲淨。妓女之老者曰鴛鴦，似雁而大，無後趾。虎文喜淫而無厭，諸鳥求之卽就。世呼獨豹者是也。凡妓女總稱曰狽，狽亦狽類，喜食虎肝腦。虎見而愛之，輒負于背。狽乃取蟲遺虎首，虎卽死，取其肝腦食焉。以喻少年愛色者，亦如遇狽然，不至喪身不止也。捷、譏，古謂之滑稽。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諢，故云。

引戲。卽院本中之狽也。又云。拘肆中戲房出入之所。謂之鬼門道。言其所扮者。皆已往昔人。出入于此。故云鬼門。愚俗無知。以置鼓于門。改爲鼓門道。後又譌爲古。皆非也。元曲或言向古道。或言向古門道。蘇東坡詩有云。搬演古人事。出入鬼門道。

周挺齋論曲云。良家子弟所扮雜劇。謂之行家生活。倡優所扮。謂之戾家把戲。蓋以雜劇出于鴻儒碩士。騷人墨客。所作皆良家也。彼倡優豈能辦此。故關漢卿以爲非。是他當行本事。我家生活。他不過爲奴隸之役。供笑獻勤。以奉我輩耳。子弟所扮。是我一家風月。雖復戲言。甚合于理。又云。院本中有娼夫之詞。名曰綠巾詞。雖有絕佳者。不得並稱樂府。如黃幡綽。鏡新磨。雷海青輩。皆古名娼。止以樂名呼之。互世無字。今趙明鏡譌傳趙文敬。張醯貧譌傳張國賓。皆非也。

武林舊事所列官本雜劇段數。曰六么。曰瀛府。曰梁州。曰伊州。曰新水。曰薄媚。曰大明樂。曰降黃龍。曰胡渭州。曰逍遙樂。曰石州。曰大瓊樂。曰中和樂。曰萬年歡。曰熙州。曰道人歡。曰長壽仙。曰法曲。曰延壽樂。曰賀皇恩。曰採蓮。採蓮隊見宋史樂志。其餘可類推矣。又有所謂鬻者。如鐘馗鬻。天下太平鬻之類。有所謂孤者。如思鄉早行孤。趑鼓孤之類。有所謂姐者。如檻哮店休姐。老姑遣姐之類。有所謂酸者。如檻哮負酸。眼藥酸之類。輟耕錄所列院本名目。所謂法曲。伊州。新水。瀛府。逍遙樂。萬年歡。降黃龍。屬和曲院本。所謂孤。酸。旦等。目爲諸雜大小院本。考元人劇中。其題目正名。有云還牢末者。則正末當場也。有云貨郎旦者。則正旦當場也。錄鬼簿。關漢卿有擔水澆花旦。中秋切鹵旦。吳昌齡有貨郎末泥。尙仲賢有沒興花前秉燭旦。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。其義亦同。孤謂官酸。謂正末扮秀士。當場

也。至有云酸孤旦者。則三色當場。有云雙旦降黃龍者。則兩旦當場云。旦判孤云。老孤遣旦。皆可類推。莊嶽談云。世謂秀才爲措大。元人以秀才爲細酸。倩女離魂首折。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。細酸字面。僅見此。今俗尙有此稱。按今元曲倩女離魂雜劇中。無細酸二字。

元曲皆四折。或加楔子。惟趙氏孤兒五折。又有楔子。

生旦淨丑。考元曲無生之稱。末卽生也。有正末。又有冲末。副末。小末。任風子劇中。冲末扮馬丹陽。正末扮任屠。碧桃花。冲末扮張珪。副末扮張道南。貨郎兒。冲末扮李彥和。小末扮李春郎是也。小末亦稱小末。東堂老。正末同小末。尼上是也。冲末又稱二末。神奴兒。冲末扮李德義。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。〔今人名刺。或稱晚生。或稱晚末。眷末。或稱眷生。然則生與末通稱。尙爲元人之遺歟。〕旦有正旦。老旦。大旦。小旦。貼旦。色旦。搽旦。外旦。旦兒。諸名。中秋切綸。正旦扮譚記兒。旦兒扮白姑姑。碧桃花。老旦扮張珪夫人。正旦扮碧桃。貼旦扮徐端夫人。張天師。夜斷辰旬月。搽旦扮封姨。旦兒扮桃花仙。正旦扮桂花仙。救風塵。外旦扮宋引章。貨郎旦。外旦扮張玉娥。玉壺春。貼旦扮陳玉英。神奴兒。大旦扮陳氏。陳搏高臥。鄭恩引色旦上。誤入桃源。小旦上云。小妾是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。有單稱旦者。抱妝盒。正旦扮李美人。旦扮劉皇后。旦兒扮寇承御。倩女離魂。旦扮夫人。正旦扮倩女是也。丑淨外三色。名與今同。乃碧桃花。外扮薩真人。外。又扮馬趙溫關天將。是同場有五外。陳州糶米。外扮韓魏公。呂夷簡。爭報恩。外扮趙通判。外。又扮孤。楚昭公疎者下船。外扮孫武子。伍子胥。小尉遲認父歸朝。外扮徐茂公。房元齡。皆同場有二外。謝金吾詐拆清風府。外扮焦贊。孟良。岳勝。是同場有三外。百花亭。二淨扮雙解元。柳殿試。

關上舉案齊眉。二淨扮張小員外，馬舍上殺狗勸夫、東堂老。並二淨扮柳隆卿、胡子傳、合汗衫。淨扮卜兒、淨扮陳虎、陳州糶米。淨扮劉衙內、淨扮小衙內，皆同場有二淨。副淨之名，見寶娥冤之張驢兒、牆頭馬上。冲末扮裴尚書、引老旦扮夫人上。第二折夫人同老旦、嬖嬖上，是當場有二老旦、蝴蝶夢。外引冲末扮王大王、二范張雞黍。正末扮范巨卿，同冲末扮孔仲仙、張元伯，是當場有二冲末、桃花女。小末扮石留住，又小末扮增福。第四折石留住、增福同場，是當場有二小末、陳州糶米。丑扮楊金吾，又二丑扮二斗子，是同場有三丑。末旦淨丑之外，又有孤、僚兒、孛老、邦老、卜兒等目。貨郎旦、冲末扮孤、殺狗勸夫、外扮孤、勘頭巾。淨扮孤、扮狐者無一定也。金線池、搽旦扮卜兒、秋胡戲妻、王粲登樓。並老旦扮卜兒、合汗衫。淨扮卜兒，是扮卜兒者無一定也。貨郎旦、淨扮孛老、瀟湘雨。外扮孛老、薛仁貴、榮歸故里。正末扮孛老、硃砂擔、冲末扮孛老，是扮孛老者無一定也。蓋孤者，官也。卜兒者，婦人之老者也。孛老者，男子之老者也。僚兒多不言，以何色扮之。惟貨郎旦、李春郎、前稱僚兒，後稱小末，則前以小末扮僚兒，蓋僚兒者，扮爲兒童狀也。春郎前幼，當扮爲兒童，故稱僚兒。後已作官，則稱小末耳。邦老之稱，一爲合汗衫之陳虎，一爲盆兒鬼之盆罐趙，一爲硃砂擔之鐵旛竿白正，皆殺人賊，皆以淨扮之。然則邦老者，蓋惡人之目也。

殺狗勸夫，祇從取砌末上，謂所埋之死狗也。貨郎旦，外旦取砌末付淨科，謂金銀財寶也。梧桐雨，正末引宮娥挑燈拿砌末上，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。陳搏高臥，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，謂詔書纁幣也。冤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，謂銀也。誤入桃源，正末扮劉晨，外扮阮肇，各帶砌末上，謂行李包裹或採藥

器具也。又淨扮劉德引沙三王留等將砌本上。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。

近安慶帮子腔劇中有桃花女與周公鬪法。沈香太子劈山救母等劇。皆本元人。又義兒恩兒問罪在獄。適兒赦而盜殺母誤盜屍爲兒屍。全本蝴蝶夢。趙頑驢偷馬殘生送一折也。又有五雷轟者。演孫臏事。內有卜子夏。此正本元人劇馬陵道中有卜商也。

裴少俊牆頭馬上。白仁甫作。錄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上。便宜行事虎頭牌。李直夫作。錄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。李素蘭風月玉壺春。武漢臣作。錄鬼簿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。無此目。陶學士醉寫風光好。戴善夫作。錄鬼簿無此目。翠紅鄉兒女兩團圓。楊文奎作。錄鬼簿無此人。半夜雷轟薦福碑。馬致遠作。錄鬼簿無此目。包待制三勘蝴蝶夢。關漢卿作。錄鬼簿無此目。河南府張鼎勘頭巾。孫仲章作。錄鬼簿陸登善有此目。孫仲章無此目。李太白匹配金錢記。喬孟符作。錄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。別有柳眉兒金錢記。平陽人石君寶作。楊氏女殺狗勸夫。不傳作者名氏。錄鬼簿題有王脩斷殺狗勸夫。爲蕭德祥作。今此劇孤自稱王脩然。當卽蕭作。張天師斷風花雪月。吳昌齡作。錄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鉤月。趙盼兒風月救風塵。關漢卿作。錄鬼簿作烟月舊風塵。舊蓋救之譌。同樂院燕青博魚。李文蔚作。錄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。無燕青博魚。

元曲止正旦。正末唱。餘不唱。其爲正旦。正末者。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。他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。余謂時文入口氣。代其人論說。實同干曲劇。而如陽貨王驩等口氣之題。宜斷作。不宜代其口氣。吾見近人作此種題文。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。甚至助爲訕謗口角。以偏肖爲能。是當以元曲之格度爲法。

虎頭牌旦扮茶茶金元人多呼女爲茶。

西河詞話云。古歌舞不相合。歌者不舞。舞者不歌。卽舞曲中詞。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。自唐人作柘枝詞。蓮花鏤歌。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。稍稍相應。然無事實也。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。始作商調鼓子詞。譜西廂傳奇。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。然猶無演白也。至金章宗朝。董解元不知何人。實作西廂搗彈詞。則有白有曲。專以一人搗彈并念唱之。嗣後金作清樂。仿遼時大樂之製。有所謂連廂詞者。則帶唱帶演。以司唱一人。琵琶一人。箏一人。笛一人。列坐唱詞。而復以男名末泥。女名旦兒者。并雜色人等。入句欄扮演。隨唱詞作舉止。如參了菩薩。則末泥祇揖。只將花笑撚。則旦兒撚花類。北人至今謂之連廂。曰打連廂。唱連廂。又曰連廂搬演。大抵連四廂。舞人而演其曲。故云。然猶舞者不唱。唱者不舞。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。至元人造曲。則歌舞合作一人。使句欄舞者。自司歌唱。而第設箏笛琵琶。以和其曲。每入場以四折爲度。謂之雜劇。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。或一劇。或二劇。或三四五劇。名爲院本。西廂者。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。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。仿連廂之法。不能遽變。往先司馬從寧庶人處。得連廂詞例。謂司唱一人。代句欄舞人執唱。其曰代唱。卽已逗句欄舞人自唱之意。但唱者止二人。末泥主男唱。旦兒主女唱也。若雜色入場。第有白無唱。謂之賓白。賓與主對。以說白在賓。而唱者自有主也。至元末明初。改北曲爲南曲。則雜色人皆唱。不分賓主矣。少時觀西廂記。見一劇末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。于演扮人下場後復唱。且復念正名四句。此是誰唱誰念。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。復有隨煞一曲。正名四句。總目四句。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。及得連廂詞例。則司唱者在坐間。